

太白留

自二〇二二年六月珍寶海鮮舫被收購離港後沉沒，香港的水上畫舫只留下一艘太白海鮮舫，昔日聞名中外的珍寶海鮮王國不復存在。太白海鮮舫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曾經叱咤一時，現今雖然已停業多年，但從其中國宮廷風格外觀，精雕細琢的樓閣窗戶等，仍可感受到當時享譽全球海上飲食王國的餘輝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市井萬象



新時代斷代農書研究範本

——邱志誠《宋代農書研究》的創新價值(下)



燈下集 湯序波

《宋代農書研究》的價值之三在於史料的豐富性。邱氏學殖深厚，讀書之博令人驚嘆，所著除了大量採用農書、正史文獻，還充分利用考古、方志、碑刻、文集、筆記等方面材料。讀書萬卷始通神，這使其研究建立在堅實的材料基礎之上，不僅新見迭出，糾正前人研究錯誤亦夥。如過去一般認為明季徐光啟首用「農學」概念，邱著考指最早出自朱元璋《資世通訓》；一般認為馬焜《菊譜》早已亡佚，邱著考其即史鑄《百菊集譜》所收《晚香堂百詠》，因係韻文體新體例故史氏當面而不識；一般認為《吳郡圖經續記》作者朱長文生年無法定讞，邱著據楊萬里等虛報官年之例推定其魁齡有誤，使這一懸案得到圓滿解決。邱著史料運用之功不僅止於竭澤而漁，還體現在盡量援據宋元古本與通行本的對比糾謬上。如通行本蘇軾《東坡志林》載創揚州萬花會者為「蔡繁卿」，而其《仇池筆記》又記為蔡京，邱著則據諸宋明本指其最早出自《苕溪漁隱叢話》，「蔡繁卿」即蔡景繁，蘇書通行本之自相矛盾乃出明人誤增。再如一般認為《歲時廣記》作者陳元靚為哲宗紹聖四年（一〇九七年）進士陳遜後裔，邱著則據明本景泰《建

陽縣志》殘卷考其為南唐侍中陳遜。此類例子書中比比皆是，其辨析之精，論斷之確，常令人擊節。我讀邱著，每每佩服其考證功夫了得。

第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樣性。邱著綜合運用了歷史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、地理學、生物學、化學等學科理論方法，折衝析疑，使很多問題真正得到解決。如書中利用氣象學知識推測佚書《耒耜藏古》之內容，利用植物生理生化檢測指標驗證蔡襄《荔枝譜》對陳紫荔枝的推崇之非誇飾，利用化學置換反應原理解釋齊萍《酒譜》載酸酒返甘法之有效性，利用人口學理論分析宋明酒名的雅俗之變，利用地理學知識明辨《彭門花譜》非言四川彭州之通說等，都令人印象深刻。的確，要對傳統農書進行全面、系統、深入的探討，跨學科研究是十分必要的，當然這對研究者的知識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總之，邱著體大思精，兼擅義理、考據與辭章之長，是一部集大成的典範之作，推動宋代農書史研究邁上了一個新階段。讀之可使對宋代農書、農學取得的重大成就有更清楚的、總體性的了解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有更加立體的認知，對古代中國為人類進步作出的貢獻和世界性影響有更深刻的體認。這些都有助於新時代進一步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，有助於增強民族文化自信，有助於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。

春節大團圓



人生在線 霍無非

屈指數來，我家的春節團圓，要算一九六八那一年最熱鬧。

那年臨近春節，家裏陸續來了好些既陌生又親和的面孔。一天，我回到家，自小把我們兄妹幾人帶大的舅婆，把我拉到一位笑盈盈中年婦女跟前說：「這是姨媽，快叫人。」我懵懵懂懂，叫過這位慈眉善目的姨媽，才知道她是我母親的姐姐，帶着小女兒從四季如春的昆明到羊城廣州過年。沒幾天，我母親的兩個妹妹——在湖南衡陽的姨帶著兩個女兒，還有東莞的小姨全家也悉數到齊了。

「民以食為天」，而能吃到久違念想的家鄉味道，不啻是人生幸事。在外省生活的長輩入鄉隨俗，習慣了當地的辣味饕餮，但忘不了自小生活在廣州的小吃，尤其是雲吞麵，姨媽和姨急不可待，我們這些孩子也歡呼雀躍，畢竟下館子在那時是件「奢侈」的事呀。於是全體出動，風風火火近二十口人，到一家餐館坐滿一大桌，不點別的，上的盡是雲吞麵、牛腩麵、炒河粉等味鮮物



自由談 楊不秋

看到我喜歡的博主問大家新的一年希望可以擁有什麼樣的技能。認真想來，我好像也沒什麼特別想要掌握的實際手藝，我心安理得地依賴成熟有序的社會分工，覺得專業的事情就該交給專業的人去做。不過如果說起做事做人，我就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學會漂亮地做事，漂亮地做人。

怎樣才算是漂亮地做人？我想到了蘇軾。他青年得志，進士及第，備受歐陽修的賞識和推舉，其後一生經歷了數次激烈而殘酷的新舊黨爭，以及由最高政治集團變遷帶來的仕途起落。在黃州，他讚「黃州好豬肉」，發明了「火候足時他自美」的東坡肉；與友人郊遊時突逢疾風驟雨，他留下了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和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

的古名句。在杭州，他排除困難，籌集資金，成功解決了西湖的淤塞問題，從此西湖上有了「蘇堤春曉」一景。在惠州，他沒有哀怨嗟嘆那裏的瘴氣和暑熱，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是他對當地風物的由衷熱愛和讚美。即便是在花甲之年被貶去在當時仍然十分荒蠻的海南，他也沒有讓自己消沉閒散，挖渠開井，開壇講學，育人啟智，被後世誦詠，傳為佳話。

以如今世俗的眼光看，恐怕實在不能說蘇軾是個情商高的人。他耿直率性，不愛拘束，毫不遮掩自己的真性情。即便擁有不世出的傲驕才華，他卻並不是長袖善舞那一款，反而屢遭貶謫，越貶越遠。因為政敵的迫害而備受拖累的他又是如何對待這些政敵？他後赴金陵拜會王安石，一笑泯恩仇；他還寫下「從此歸耕劍外，何人送我池南」以寄託懷思。對想要徹底毀滅他的小人章惇，他在回覆其子的信中淡然寫下「但以往

者，更說何益」，不但洪量盡顯地將往事一筆勾銷，還給病中的章惇寄去藥品，望其早日康復。曠達豁然，開朗樂觀和大度坦蕩，這些充滿人性光輝的美好品質，並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和時代的變遷而有絲毫的蒙塵褪色。隔着千年的光陰，我遙望到了一個依舊閃閃發光的蘇軾，漂亮做事、漂亮做人。

其實早在蘇軾躊躇滿志的青年時期，他就曾在給弟弟蘇轍的信中寫下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」，以禪意解讀人生。日後他顛沛流離的一生，不僅踐行了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彷彿也一直在呼應自己年輕時寫下的這首詩。

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」。人生啊，可不就是一個接一個的偶然？認真卻不較真，坦然著隨遇而安；諒人也體己，不責怪任何人。漂亮地做人，學問很大，做到很難，我想我還是日拱一卒，盡力而為吧。



文化什錦 斯雄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盛極一時的央視春晚舞台上，有一陣子忽然冒出一個名為「小品」的曲藝門類，火得不行。留下印象的是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《羊肉串》、《吃麵條》、《主角與配角》、《警察與小偷》等，帶喜劇表演風格，既幽默又深刻，讓人耳目一新，其風頭已然完全蓋過了當時廣受歡迎與期待的相聲。

奇怪的是，過了一陣子，陳佩斯和朱時茂的小品在春晚上突然就銷聲匿跡了。

至九十年代，趙本山等人帶東北味的小品在春晚上一炮打響，且一發不可收拾地火了起來，也讓全國人民由此知道了二人轉。

這類小品，與傳統相聲差不多，都是三兩個人，有表演有「說口」，妙語連珠，「包袱」一個接一個，給除夕夜的人們平添了不少喜慶與歡樂。

和現在不大一樣的是，那個年代老百姓的娛樂方式相對貧乏，一年一度的央視春晚經常萬人空巷，彷彿全民娛樂盛宴，幾乎成為春節節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。而看春晚，很多時候其實只是等着看小品，其中的一些「金句」，經常能成為當年的流行語。

於是乎，東北二人轉也開始走紅了。其標誌之一，應該是遼寧民間藝術團在瀋陽創建「劉老根大舞台」劇場，據說演出場場爆滿；差不多同一時期，吉林省以長春市和平大戲院、東北風二人轉藝術團為代表的民間二人轉，也火了起來。他們帶着二人轉走出農村，所處的方位也不再是大城市的邊沿，而是真正走進了城市，受到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杭州等天南地北大城市觀眾的歡迎，幾乎成了都市人文化生活中的「新寵」。

二〇〇八年去瀋陽出差，那個時候正是東北味小品流行的時候，我特意去看了一場「劉老根大舞台」的二人轉演出。可看完感覺與我想像中的二人轉，包括與春晚中的東北味小品，好像不大一樣，而且似乎太「素」了。之前聽說，地道的二人轉是很俗的呀。

負責接待的人解釋說，這裏演出的是「綠色二人轉」。我問有沒有不「綠色」

的，很想看看原汁原味的二人轉到底是啥樣子。

第二天，果然就安排了，演出地點好像是一家電影院，記憶中應該是在瀋陽老城區，從狹窄的街巷七彎八拐走進去，周邊的房子都低矮破舊。進去的時候已經開演了，整個影院坐得滿滿當當，現場氣氛很是熱烈，笑聲一波接一波。

可能因為「包袱」用的是東北土話，很多我都聽不懂。經常是我周邊人已笑得前仰後合，唯獨我毫無反應，顯得很「囧」復很。

場面儘管熱鬧，可是從頭至尾，演員的「髒口」太多，張嘴就來，就差句句帶髒字了。雖然很搞笑，但感覺好彆扭。印象中有個節目，叫啥名字忘了，一男一女在台上打情罵俏，那女的幾乎每說一句話，就扇男的一耳刮子，是真打，帶響的那種，而男的差不多一直在捂着臉表演，絲毫沒有惱怒和反抗的意思……這種「暴力」場面，我看着很不舒服。然而我周邊的觀眾全都全神貫注，不說如痴如醉，反正始終跟着演出的節奏，一副很專注、很受用的樣子。

後來聽說，當地領導知道給我安排看了這場二人轉表演，有些不高興，還責怪下面的人辦事不慎重。也正是這一次，我才知道有「綠色二人轉」、「黃色二人轉」的說法。

再後來，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堅決抵制庸俗、低俗、媚俗之風的反「三俗」運動。很快，曾經相當流行的帶東北味小品，連帶二人轉的演出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。

有人說，凡是流行的，都是不長久的。這話多少有些道理。

這一晃，又好多年過去了。

話說今年年初，去吉林四平市公幹，閒談之中，聽市裏領導說到二人轉，並介紹梨樹縣是「中國二人轉之鄉」，演出搞得有聲有色。我本能地想到，好多年沒怎麼關注「二人轉」了，現在到底是啥狀況呢？

第二天去梨樹，沒想到縣裏居然有專門的二人轉劇團，還建有面積四千二百多平方米的劇場，建築外觀是個扇面造型，很像是正在表演「舞彩扇」。梨樹縣地方戲曲劇團有限責任公司是以演出二人轉為主，戲劇、歌舞、小品為輔的專業藝術表

演團體，公司董事長趙丹丹是全國曲藝大賽「牡丹獎」獲得者。

我們先到劇場二樓參觀二人轉展廊，展示的都是二人轉演出的行頭、道具等老物件。趙丹丹邊參觀，邊給我們普及二人轉的知識：二人轉過去有好多稱謂，小秧歌、雙玩藝、蹦蹦、雙條邊曲、風柳、春歌、半班戲等，一個地方一個叫法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在東北三省及內蒙古、河北一帶才統稱為二人轉。

「現在人們普遍把『轉彩扇』和『舞彩扇』看成是傳統二人轉的標誌性『絕活』。」趙丹丹說：「事實上，這兩種招牌式表演都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文藝匯演中才出現的。據說，『轉彩扇』是為表現『轟隆隆的機器轉得歡』的社會主義大工業生產而發明的。」

趙丹丹現場示範，並試着教我們轉彩扇和手玉子。用手指頂着彩扇轉個幾圈問題不大，但要高拋平穩轉出去，就很吃功夫了；最難的是讓彩扇飛到十幾米開外的觀眾頭上，再穩穩地飛回表演者手裏，謂之「鳳還巢」。

「二人轉為什麼叫曲藝，而不是稱為戲曲呢？」我有些疑惑。

「二人轉裏有句行話：『千軍萬馬，就是咱倆。』」二人轉表演形式大致可分為三種：一種是二人化裝成一丑一旦的對唱形式，邊說邊唱，邊唱邊舞，這是名副其實的「二人轉」；一種是一人且唱且舞，稱為「單出頭」；一種是演員以各種角色出現在舞台上說唱，稱作「拉場戲」。因為整齣戲出場人物太少，所以不被稱之為戲曲。」



▲二人轉《夫妻串門》展示梨樹二人轉的「扮」。 拍攝者：梨樹縣地方戲曲劇團

美，經濟實惠的廣州粉麵，大人小孩吃得也不亦樂乎，算是年夜飯前的「開胃餐」了。

俗話說，「三個女人一台戲」，主要是形容女性聚在一起話多熱鬧。母親和外省的姐妹多年沒見面了，平時靠書信聯繫，相約在廣州過年，是非常開心的。她們和勤勞的舅婆圍台邊聊邊弄應節小食，談起各自家庭，各地風情，簡直眉飛色舞，話到濃時，笑聲不絕。

小輩們也很快樂。經過幾天相處，大多不足十歲的姨表兄弟姊妹由生到熟，玩得天真，或掰手腕，或翻花繩，當然，有時也會即興表演個小節目。除夕日，姨媽的小女兒一高興，唱了首雲南版的兒歌《小背篓》。一曲唱罷，長輩們齊聲叫好，讓孩子們都表演一個節目，形式不拘。

從衡陽來的表姐剛上初中，卻是我們小輩中的「大姐大」。她聲情並茂，落落大方，唱了段流行全國的現代京劇《沙家浜》阿慶嫂的選段：「參謀長休要謬誇獎，捨己救人不敢當。開茶館，盼興旺，江湖義氣第

一椿……」一招一式，蠻有演員範兒，並且介紹了湘味的唱法，同樣博得長輩們的誇獎。

論到我了，毛頭小子不愛唱，來了段與「白廝」（頑皮）夥伴掛嘴的市井童謠，用廣州話說也蠻押韻的：「又喊（哭）又笑，烏蠅（蒼蠅）打叫。螞蟧（蜘蛛）賴（拉）尿，老鼠行橋。咕嚕咕嚕買個大麵包。」說得大家發笑。舅婆嫌粗陋，讓再來一段。

小輩們表演罷了，論到長輩長輩上場，拿手好戲是炸年食，主角自然是舅婆。鍋中油熱了，依次把包好的元寶形油角，圓球沾芝麻的煎堆，麵片翻花的蛋散依次放入油鍋，用笊籬翻動，使之受熱均勻。待微黃時撈起，放在器皿上控油攤涼。哈，那花生砂糖餡的油角，內糯外韌的煎堆，香酥鬆脆的蛋散，都是我們孩子輩的喜愛。待不燙了，舅婆給我們每人分發幾個饅饅。

除夕的年夜飯是喜慶的，正月初一更是熱鬧，我們全體出動去了綠蔭蒼鬱、年花紛

繁、景色怡人的廣州烈士陵園。許多家庭來此追思先烈，遊園賞春。另一撥親戚相約而來，新穎別致的在園中大團圓了。其中，一位銀鬚飄逸、仙風道骨的老者精神矍鑠，他是我母親的舅舅，我輩的舅公，名叫廖德濠，與兒子從南京來，住在別的親戚家。大家相互拜了年，給長輩請過安，興高采烈躍躍欲賞，有說不盡的話。舅公的經歷可不一樣，他年輕時曾任孫中山衛士隊的副中隊長，跟隨孫先生走南闖北，奔忙於「振興中華」的宏圖大業。

在一處寬闊的水邊，三十口人按老幼蹲着坐着站着，拍了一張難得的團圓大合影，存在影集中，今天看來彌足珍貴。因為往後過年，再沒這樣大場面了，時光一去不復返，照片中的老輩和長輩，許多已經作古。

年前，五歲的外孫啼起他爺爺教的湖北襄陽一帶的民謠：「背背歌（指老人背馱着孫子），換酒活（喝），酒冷了，我不活，我還要我的背背歌。」這民謠，勾起五十年前母親家族春節大團圓的舊憶……